

## 第十課 -- 婦女與差傳事工

### 引起興趣：

巴蘭高人從前是獵頭族，當時，有兩位單身的女宣教士，接受了聖經翻譯的訓練後，便踏上了到他們中間事奉的路。除了翻譯，她們也提供醫療援助，認識他們的精靈世界，也回答他們對生命和死亡的疑惑。其中一位名叫 Jo Shetler，住在當地 20 年，因她的忠心，數以千計的人認識了主耶穌基督是巴蘭高人的主。

事實，有許多婦女順服神的呼召，到遠方去服侍祂。

### (一) 最早的時期

使徒行傳記載，有一位名叫百基拉，特別蒙神使用，在羅馬，希臘和小亞細亞，這三個不同的民族中傳福音。她來自小亞細亞，有猶太人的信仰，與丈夫亞居拉同住在羅馬城，直至猶太人被逼迫。他們在哥林多城遇見保羅的時候，接待保羅，並接受保羅的差派去教導雄辯且熱心的埃及猶太人亞波羅。

保羅讚賞他們的恩賜，並且一同前往以弗所。因為百基拉的名字往往排在名單最前，一些學者認為她的事奉出色，更能幫助教會。在基督教開始的首三個世紀之內，不少婦女因回應主耶穌基督的愛，而甘願殉道。

十三世紀初期，基督教遺忘了賙濟窮人的工作，一名修女，名叫加拉重新喚醒人們的注意。她在意大利創立了方濟各赤足修女會。提倡女性可以選擇獨身、事奉主或過修道生活，透過這些教會機制來宣揚福音。修士、主教及修女會興建教會和醫院，開辦學校及孤兒院，藉以建立信仰，這是天主教的傳統。

### (二) 早期的宣教運動

十六世紀更正宗的宗教改革，改變了基督教婦女的角色，改革家再次強調婦女應在家裏，支持男性。更正宗宣教工作開展的早期，大部分婦女都只是宣教士妻子的身份，但有些具警覺性的弟兄明白，在非西方社會裡他們不可能與婦女接觸，要由婦女來擔當這個任務。所以，婦女雖有沉重的擔子，但又不被承認宣教士的身份；既要維持家務、教養孩子，又要構思如何接觸本地的婦女和女孩。

起初，單身婦女只能夠在工場裡照顧宣教士的子女，或服侍宣教士家庭而已。但漸漸新的機會浮現了。Cynthia Farrar 在印度、Elizabeth Agnew 在斯里蘭卡的工作，以及其他單身的婦女開辦婦女學校。福音的門亦藉着醫療服務而開啟，可是，她們的成就卻很少被公開承認。

然而，一些屬靈領袖人物，例如：慕迪、宣信、哥頓都相信，藉着公開的事奉可以使婦女的恩賜發揮。中國內地會的創辦人戴德生和協同會的創辦人，都察覺需要招募和差派婦女作跨文化的福音工作。戴德生曾寫下了這一句話：「我們的宣教站是由婦女來管理。」從內地會早期的歷史來看，婦女無論單身或是已婚，都承擔着宣教士的責任，包括講道或教導。

Jane Hunter 研究工場上，婦女的書信和已出版的文章，發現「大部分的女宣教士都是出於對神深深的委身，遠超過想得到任何個人的榮譽，聲望或權力。」透過這些感人的報告，在後方的婦女都能掌握一個有動力的世界視野，自願奉獻她們的金錢、時間、體力、組織能力、禱告等支持她們。

### （三）差派的新方式

美國的內戰是促使改變，差派婦女的方式的催化劑。內戰時期，許多男性陣亡，令不少女性負起不平凡的責任。她們營商、開辦銀行、農莊、也創立學院，在隨後的 30 年間，超越了男性的角色，成為宣教運動的主力。因為差會拒絕差派婦女直接承擔工作，婦女於是自行組織差會。

第一個成立的差會就是婦女聯合差會，接着有許多團體亦紛紛成立。她們所籌得的款項超過一般宗派差會，顯示她們在宣教後方掀起宣教熱忱的卓越成績。她們開辦女子大學，特別訓練婦女從事宣教。除了喚醒婦女投身海外，亦有超過 10 萬個婦女在本地教會積極活動，是最好的禱告和籌款的基地。

1900 年，已有超過 40 個宗派性的婦女團體，超過 300 萬的婦女積極參與籌款經費，在世界各地興建醫院和學校，支付本土女傳道人的薪金，以及差派單身婦女擔任宣教醫生、教師和傳道人。二十世紀早期的數十年間，在美國宣教工場上的女性數目超過男性，比率為 2：1。可惜在二十、三十年代，當這些差會被說服與宗派差會合併之後，婦女又逐漸失去了督導工作的機會。

整體來說，如今仍然可能有三分之二的宣教人力是婦女。不少差會的行政人員都同意，工作越艱辛，越危險，越多女性自願承擔。她們也作出了深入委身於全人關懷，反對纏足，童養媳，救女嬰等。

近年來，婦女在專業性的差傳事工上更為重要，例如：文字翻譯，宣教佈道團，協助信徒在海外帶職宣教等。在基督教的事工中，婦女可參與的範圍更加廣闊，從佈道，植堂到聖經翻譯，以及在神學院任教。歷史上所見的女性，充滿了委身奉獻、忠心和堅毅的開荒精神，已為我們樹立了美好的見證和榜樣。

如何回應：

(\*\*\* 參考資料取自：普世宣教運動面面觀：  
婦女與宣教 - Marguerite Kraft & Meg Crossman)